



紫柏老人集卷之十一

憨山德清閱

雜說

匡石暴亡說

世有年志俱盛而求菩提一旦志不遂而暴亾或者
便生誹謗驅烏子應之曰此亾者乃廣長舌相也善
聽法者卽於此悟國土危脆而况微軀乎如雪峰指
亾僧髑髏示衆曰此僧爲汝等却真實大衆如何薦
取玄沙有頌曰萬里神光腦後相若然者則匡石先
生之暴亡豈有亡不亡之窠臼爲禪襪子作口實翻

騰去耶

魂魄辨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孔子之言也而解者互有不同或謂精氣無知游魂有知或謂精氣與游魂皆無知也或謂精氣與游魂皆有知也是故學者所宗亦各不同焉然孔子之言若日月之在天而盲者不見豈日月之咎哉蓋孔子立言之意有順有逆有逆而復順三說焉而伊川晦菴謂魄與魂皆無知東坡與沈內翰謂魄與魂皆有知獨新建則謂魄無知而魂有知此皆能會通孔子之意者

但解愈易而孔子之意愈晦耳何謂順自性而之情也何謂逆自情而之性也何謂逆而順聖人以爲我復性而人不復則情不消情不消則我見熾然我見熾然則貪暴無厭爭鬪靡已故以復性之教教之使夫順者知逆逆者知順則原始反終歿生之說可明也夫迷順而不知逆者恣情而昧性其生也爲魄死也爲鬼順而知逆者悟性而治情其生也爲魂其死也爲神魄之爲言泊也夫泊者以衆人未聞道則無往而非情也而情無自體必假於根塵故衆人其資厚則氣強其資薄則氣弱所以其生也寄泊於物而

強弱隨焉則其死也亦必泊於物而強弱隨焉若伯
有爲厲是也君子則不然旣聞道矣知道外無物無
物非道也所以貴爲天子不以爲榮賤爲匹夫不以
爲辱若舜與禹是也卽此觀之伊川之說非矣新建
之論得失半焉唯蘇長公與沈內翰近是然蘇沈猶
未能精辨順逆逆順三者之始終所以理全而事略
事略則波虧波虧則水缺波譬事也水譬理也故事
不融而理終不徹耳子故曰衆人恣情而昧性則魄
盛而魂衰君子則魂多而魄少以其聞道而能以理
折情故也故魄爲鬼之因鬼爲魄之果魂爲神之因

神爲魂之果因果精而魂魄鬼神之說明若鏡中見
眉目耳夫何疑哉至於三魂七魄之說此衆人也魂
多而魄少此君子也唯聖人無魄而惟神故其生也
生不能累而其死也豈獨有累耶故曰妙萬物而無
心謂之神又曰聖人無復夫無復者謂性外更無情
可治也如有微情不盡終非無復故曰微塵尚諸學
明極卽如來又曰一切浮塵諸幻化相應念化成無
上知覺卽此言之則易之爲書也深矣妙矣楞嚴之
爲經也妙矣深矣昔張無盡謂我讀佛經然後知儒
是以非窮理盡性至於命者則魂魄鬼神之說始終

紫柏老人集 三
逆順之淺深精而粗之粗而精之因之果之千曲萬折解情釋縛異其名言同其義理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無疑處使之生疑有疑處使之無疑此聖人之深慈君子之苦心也學者不可不知焉

示宇泰放光石說

天下疑信之生不生於事則生於理故生於事者惑乎理矣生於理者疑於事矣以此觀之信理而不信事信事而不信理所謂信非真信疑非真疑也惟卽理而信事卽事而信理者予又何言哉若夫孔陵之著草莊老之摩松事以理推理以事究情與無情之

異皎如日星此石六稜而鋒銳體質光潔映日流輝產於峨嵋而他山無之說者以爲六稜以表六度鋒銳以表精進充三學而統萬行體萬行而治衆習習治則卽事成理卽理成事而徧吉之德備矣夫峨嵋盤礴千里空翠接天絕巘奇峰倚伏萬狀豈星星之石而備衆德耶曰一花可識無邊之春勺水可分圓滿之月彼旣如是此獨不然與

似完齋說

聖人不以長蛇封豕爲患而以一身爲患其憂亦深矣如章臺帶水阿房連雲極遊觀之樂至死而不能

返者可不哀哉松陵密郎知身是患不重厚生唯不
重厚生凡百所治特似完而已故堂不圖高內不圖
實茆茨可以蔽形饘粥可以糊吻以古硯古書素心
貧骨薄金張之榮淡然自富紫栢道人適避風雨於
斯喜其朴實所緝有野人之風題曰似完齋書此遺
之

交蘆生書千字文說

夫畫本未畫未畫本於自心故自心欲一畫欲兩畫
以至於千萬畫畫畫皆活未嘗死也何謂死活曰若
見一畫卽謂一畫見千萬畫卽謂千萬畫是謂知死

而不知活惟知活者畫雖無盡曉然了知機在我而
不在畫也卽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如一卦有
常一爻落死則變化亦有窮矣唯其卦卦無常爻爻
本活所以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情之性之鬼之神之
往復莫測隱顯若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設不知活烏能臻此哉故蒼頡覩鳥跡而悟字母梵
佉婁不煩感而悟字生於心雖文成橫豎而詮義未
始不同焉如鳥跡而變大篆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
隸變楷楷變草草則復幾乎鳥跡矣何異中竺二而變
四竺四竺二而變胡胡變夷乎故曰通其變者始制者

也因其變者乃衆人耳雖然始制幾聖衆人幾愚有能因畫而悟未畫因心而得無心噫未畫畫母無心天地萬物之祖既知其母復得其祖則愚可以爲聖聖可以同愚故曰大智若愚予覩交蘆生手書千字文其字畫起伏縱橫變化有條而又不死於法果書者之能品耶

孝侯謚說

晉周孝侯逢大敵欲拚命一戰同僚勸曰將軍母老矣戰而不捷太夫人將安託乎孝侯曰我爲大臣必盡臣節今日之事既爲人臣安知有母哉遂戰歿朝

廷嘉其忠諡曰孝侯由是觀之忠孝本一條學者以爲孝是孝忠是忠作兩條解之非也大抵以我見前之心盡力事親謂之孝盡力事君謂之忠心無異心忠孝者名焉而已故達心者洞了忠孝爲一狗名者橫執爲二

剛說

夫子不剛不能孝臣不剛不能忠至於榮辱死生之際不以剛爲地卽爲其眩惑不遑自持矣然剛亦未易言也必先於聞道聞道則識見高明卽能了知天地萬物古先今後皆我自心影響影響由心而有心

由影響而彰而影響現時衆人見之計天地萬物爲大小計形器虛空爲有無計一器所聚之塊爲我身計前境所生之影爲我心自此則靡所不至矣豈可以言說窮乎故曰剛也者五常性命之本也

○動靜說

皮菴老人問黃龍孫曰昔人卽動而靜其義安在孫曰靜在動上老人指座前牡丹徵之若此花芳穠時零落時豈非動乎謂芳穠自住芳穠零落自住零落以兩者各住謂之靜乎兩則非一一則非兩兩兩一一一一兩兩譬如夢中見花開謝見花謝開開先謝

後謝先開後謂皆各性住於一世卽謂之動上卽靜此愚者之談也智則決其不然何以故開謝先後離夢不可得故夢非自有必因想生想非自有必因未想有未想不自有必因想顯所以未想爲想父想爲夢父夢爲花父花爲開謝父開謝爲動靜父言靜在動上者復爲動靜子子之言棄本太遠烏足徵之

觀戲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稚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何曾識且向尊前學楚狂此陽明傀

僵詩也紫栢先生曰陽明之看戲戲亦道師衆人之
歡樂何異傀儡故周穆王之怒偃師偃師析其傀儡
穆王始悟非真人也今天下無論古今或衣冠相揖
男女雜坐談笑超然若以頃刻散心廻觀我此身果
藉何物而成耶設必由五行而有五行生克無常能
有我者尚無常况所有者乎如是觀身身不異戲則
偃師所作寧非廣長舌相哉

○卓吾天臺

聞卓吾有年數矣未遑一見適讀耿子庸傳始心見
卓吾也卓吾謂天臺子以人倫爲至卓吾以未發之

中爲人倫之至以故互執而不相化殆十年所乃今
始化其自叙如此夫人倫猶波也未發猶水也執波
爲至固非矣執水爲波之至寧不非乎良以已發外
未發則已發無源矣必謂未發至於已發則未發似
可取殊不知已發未發皆不可取皆不可舍者也如
已發可取何異離水求波也未發可取何異離波求
水也已發未發既皆不可取又皆可舍乎故曰取不
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若然者卓吾天臺始相
執而不化泊相化而不執何異太未蟲自取自舍於
火聚之上耶古德有言曰死水固不可藏龍活水亦

豈藏龍之所蓋就假龍言耳如真龍則死死活活在龍而不在水矣夫龍之爲物也處空若水觸石則石化爲水觸林木觸火皆不旋尾而化卽此觀之謂空可取則太虛有剩矣謂空可舍則太虛有外矣空爲色影尚不可以取舍彷彿之况有大於此者乎卓吾卓吾果真龍也耶果葉公之所畫者耶

問本亭

本不可問可問則非本矣何以故本不問本故如本不可問何異水洗水金博金哉雖然善問者以未嘗問而問之荅者亦以未嘗荅而荅之昔有僧問馬祖

曰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智藏去藏曰我亦頭暈不能說問海兄去海曰我却不會僧仍見祖舉藏海語祖曰藏頭黑海頭白僧亦懜懜而退天童頌此機緣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毘耶老古錐吾味天童此頌乃知文殊問維摩不二意摩以默荅之此則有問有荅者也天台崑巖鄭居士萬曆壬寅冬曾問清淨本然之旨於紫栢道人道人曰居士機緣未熟熟後再問不遲噫夜光投人鮮不按劍翻思藏海不覺扼腕癸卯春冲禪人還國清寺紫栢道人先有問本亭偈寄居

士且囑冲曰爲居士構一亭於國清泉石幽爽處榜曰問本以見道人不志居士問本之意也

○落日懸鼓

衆生根鈍執重耳目似具聰明心實聾瞶聖人知其如此開之以名言不可卽名言寓其方所示其象物此所謂以情博情以境奪境始則鑄我成物終則會物成已然苦相多端若不親嘗知苦不易旣知苦已卽苦推樂樂雖未見理考不虛由是信力堅固作之不休終必克願懸鼓大義不過如此餘觀雖多方委曲調攝修習淺深次序歷然難混惟有志於出苦者用力不苟終必精深方知真慈初心也

三界說

夫一天地之間有四大洲東曰神州西曰貨州南曰部州北曰盧州而其疆土不知幾千萬里按七政分野推之亦自有里數然南州人壽唯百歲富貴亦不大崇高東州則人壽二百五十歲富貴崇高固勝南州多矣以東州較西牛貨州則西州人壽五百歲崇高富貴復勝東州卽西州較諸北俱盧州又天淵之不同也蓋北州人壽千歲中無夭折而富貴崇高可謂至矣若較諸四天王又不啻醯雞之匹大鵬耳乃

至他化自在天之富貴匹諸初禪喜樂猶野人以曝背之暖獻萬乘之君由初禪天而至非非想層級轉勝下不如上大相懸絕也若以聲聞天眼視非非想壽命之與富貴崇高辟如朝生暮死之蟲沾滯洩唾焉今南州之人率以富貴自恃年華不惜從生至死昏擾欲夢曾不暫覺苟能以三州匹已以四王匹三州以非非想天匹夜摩怛利則南州所謂富貴崇高自恃視百年爲長劫者可不悲夫故曰以法眼觀三界依正之報不啻獄囚豈欺我哉

讀素問

吾聞得般若菩薩能於一切法中得大自在由是觀之在儒而爲明王聖師在老而爲真人神人在佛而爲大覺世雄在百家通爲其長各建旗鼓而鳴於世者皆菩薩之示現也予讀黃帝素問至其畧曰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淨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知道者不可掛以絲髮不覺置卷長嘆是書也非聖人莫能作焉予以是知得其次者可以治其風得其風者可以治其火得其火者可以治其水得其水者可以治其地故地浮於水水資於火火憑乎風風載於空故得其空者造其

微矣微則不可以朕兆求不可以將迎會若然者湛
神於空徹視其形部分經絡腑臟淺深猶處堂奧而
照萬有奚惑哉故良醫知守其機而會其微神游無
滯靡細不察地惟四塵水則減一火又減一風則一
而已矣一則累輕故力用超乎三者地之堅水之濕
火之燥風之動凡有所偏而不均調者病矣空則非
四者之所囿故得空者始可以主乎四也四者有主
猶民之得君民得君而世弗治者未之有焉雖然得
空之微能治有形不能治無形能治無形非得心者
莫能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所謂得般若

菩薩者是也

金舌三目

夫自心靈通而循緣成相故金舌和尚截舌以進唐
文宗舌猶哦經如故帝異之遂謚金舌和尚焉蓋以
火鍛之而成金色故也三目高僧左臂一目視物遠
徹世多異之殊不知人心本靈以五欲封部故靈用
弗顯夫大悲菩薩有千手千眼鬼車之鳥九頭異情
由是觀之聖凡猶一指之屈伸耳指喻自心屈伸喻
用故觀音善用自心而千手之執千目之照亦大海
之一滴太倉之一粟也鬼車以不善用自心受斯醜

報悲夫雖然蚯蚓截而兩頭動蚊蟲咬而一心驚知此者可與言金舌三目之異矣

蘆芽夜話記過

自古及今凡作史官者身及子孫不懼人禍必犯天刑蓋人爲萬物靈雖賢愚不同轍不過大槩耳其心曲隱微之際賢者未必無一失愚者亦未必無一得大都世教檢人賢否斷然弗能徹照既弗徹照則落筆註人豈能無誤每見宋儒多犯此病惟出世大雄始能無蔽所以然者蓋此老三惑圓斷六通滿證眼徹無量世界耳聞無量世界鼻舌身心一一虛靈徹

照無遺譬如軒轅懸於太空六合四維十方三世一塵一芥靡弗洞然自此老而降凡天下賢愚交遊淺深人情反復傷心動念皆不可私定臧否蓋大家處在無明窟中豈無差謬歲丁亥予與蘆芽妙師燈下偶及世故不覺談一二交遊短處旣而思我非如來安知無誤書此以記吾過

寄聚光洞微作時文說

如風在帆風不可見而帆飽舟行此可見者也如地中有泉所以能產百穀泉不可見而百穀秀實可見者也如春在花春不可見而花可見者也如水中鹽

味水可見而味不可見惟飲水者乃知之耳如色裏膠青色可見而青不可見如日出銜山月圓當戶一半可見那一半雖不可見決知非無也如空生處卽是色生此真實語然衆人但見空而不見色情封故也八者悟其一則餘皆等矣如汝等作時文旣謂之時文此須我就人者也若待人就我便非時文矣然我就人須就而不就則無所不就矣惟無所不就所以人雖不欲我就不可得也然人不得不就之者蓋有不可見者存焉今人作文可見者有餘而不可見者索然苟能於不可見者以可見者爲之紹介如雲中龍頭角雖不露而中自有神此皆僞不掩真真亦不掩僞故也故文如雲我意之所寄如龍倘懷抱不虛靈而欲我意如龍之神未之有也夫養懷抱端在以理治情情消則寸虛若青天之廓布文章自秀朗矣此之謂以我就人人雖欲不我就不可得者也

戒貪暴說

古以爲官爲家爲公器故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今之人上焉者以爲官爲家爲恥辱下焉者以爲官爲豪客爵位爲綠林公然建旗鼓操長蛇封豕之矛而吞劫百姓習以成風天下無恠以此觀之則以

爲官爲家爲恥辱者乃救時之良劑也盜賊以綠林
爲藪兵刃爲權則易捕設以衣冠爲藪爵位爲權則
難擒故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良有以夫雖然
恃柄而劫生靈飽賂而藏軒冕上則聾瞽君之耳目
中則同袍相爲扶護下則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殊不
知生靈爲國根本劫生靈乃所以滅君也君滅則爵
位誰與衣冠誰主若然者則盜賊自窮其藪自削其
權矣嗚呼人爲萬物之靈不爲聖賢而甘爲盜賊必
至藪窮權削而終不悟可不謂之大癡極愚乎

法王人王說

夫大道夢而天地分天地分而萬物生萬物生而受
氣強弱之不同苟無王以主之則強陵弱弱受陵而
弱者不能並生於天地之間矣昔堯讓天下於許由
許由惡聞而洗耳說者以爲爲巢許易爲堯舜難堯
舜當兼善之任圓通萬物之情設有一物不得其所
雖南面樂不能解其憂此何心哉若巢許持獨善之
見享獨善之福視天下若敝屣以形骸爲大患薄外
而厚內此又何心哉梅西子持兩說折衷於紫栢先
生曰堯舜與巢許孰得孰喪先生泰然應之曰皆得
皆喪梅西子曰先生言實未解乞先生揭示曰子知

有世出世法平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故主其道者爲法王主其器者爲人王堯舜人王
也其所設教惟尊天故每臨事必稱上帝卽巢許亦
皆尊天惟佛氏以法性無邊際設教以所性爲封疆
以九有爲臣民九有者地獄餓鬼畜生人修羅天聲
聞緣覺菩薩是也而匹以堯舜巢許之所教猶蹄涔
之匹滄海也然人王惟一而法王則四有藏教法王
有通教法王有別教法王有圓教法王藏教法王修
空觀而斷見思通教法王修假觀而分斷塵沙別教
法王則空假中三觀次第而修能斷十二品無明証

分真三德至圓教法王則究竟三德三觀齊修三惑
圓斷所謂皮煩惱肉煩惱骨煩惱圓斷無遺直登妙
覺而歸於無得嗚呼此大道夢而天地分所謂由清
淨本然而忽生山河大地者也蓋根器有小大迷悟
有淺深於是藏通別圓不得不設而爲四究之四卽
一也故聖人有冥權有顯權以冥權準之堯舜巢許
皆不可思議者也若以顯權準之則堯舜巢許皆六
凡之數也楞嚴有七趣雖神仙之徒亦六凡所攝寧
堯舜巢許乎夫凡之與聖染之與淨非無生也皆緣
生也而緣生之中趣萬不同皆夢也非覺也苟能從

緣生而入無生則覺與夢皆覺矣莊周曰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大覺者無醒無夢皆寤之毛而兔之角也今人每將方內之義以責方外之賓田未明乎人王法王之道故也使責者果知世出世道則亦各率其教而已又何責之有哉

有土爲之長謂之人王有道爲之長謂之法王土有形埒則尊有所不尊道無邊際則無所不尊者也是故鐵輪不若銅輪之尊銅輪不若銀輪銀輪不若金輪金輪雖尊又不若帝釋與梵王之尊此皆就土形埒廣狹而尊者也惟法王之尊自凡及聖包無并有

統十虛而無遺御萬有而無散以道無邊際故無所不尊也無所不尊則不可以人主之法繩之矣故不土而君不爵而貴者謂之方外之賓今人必欲以世主之禮法羈縻方外之人至於羈縻之不能則便欲毀廢其教是以晉桓玄摛辭欲折遠公遠因其折徐申其理而玄怒爲之頓消豈假口舌以諍之哉理不可屈故也故人王以仁義爲理法王以性爲理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卽此觀之謂善繼性可也謂善卽性不可也辟如謂子繼父可也謂子卽父不可也蓋情有待而性無待也苟

能緣情而復性聖人謂之逆性復而開物聖人謂之順故知順逆之理者則人王法王有所不尊無所不尊皎若日星又何待辯

○皮孟鹿門子問答

客有號皮孟者謂鹿門子曰朱新安不識佛心兼不識孔子心孟擬作一書以駁之子以爲何如鹿門子曰建安沈內翰著書十四篇雖論解辨之不同然駁世儒不識佛心者罄矣不獨駁新安也子又何駁哉雖然內翰之駁新安豈內翰能駁之乃新安自駁耳孟聞鹿門子語愕然曰凡所謂駁者必有一人駁一

人方始成駁譬如兩掌拍則有聲孤掌則不能鳴也子謂新安自駁僕實不解願先生論之鹿門子曰大槩立言者根於理不根於情雖聖人復出惡能駁我若根於情不根於理此所謂自駁寧煩人駁歟夫何故理無我而情有我故也無我則自心寂然有我則自心汨然寂然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汨然則自心先渾亦如水渾不見天影也况能通天下之故哉聖人知理之與情如此故不以情通天下而以理通之也凡彼此勝負皆情有而理無者也朱新安不識佛心與孔子心乃以衆人之心推孔佛之心何啻天淵

相隔哉蓋衆人不善用其心日用何往而非情聖人
了知心外無法則心無所待所以我隨理化而物亦
無待故物物皆我我皆物以物通物以我通我理
徹而情空則何情不可通哉譬之水無自相所以隨
器而方圓矣新安以情立言建安以理立言以無我
而攻有我則攻無不破苟以有我攻無我我尚不有
誰當我攻予故曰新安自駁非建安駁之也皮孟子
聞鹿門子之教再拜而稽首曰理之攻情何情不破
情之攻理誰當其攻雖聖人復生不能易子之言也

○方便說

夫天地之始若使有名則名名者其誰哉又謂天地
之始本無名殊不知無名待名而有也故天地之始
不可以無名名不可以有名名有無之名既窮則有
無之實不待召而至矣實至則名不能惑名不能惑
凡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多寡欲名其無名則無名
欲名其有名則有名以至亦有亦無名非有非無名
皆我名之也孰得而使之哉噫有使使者我嘗疑積
不散不散則聚聚則一一則精精則通通則無疑矣
乃知名也實也形也聲也心也皆蘊廬也非主人也
或曰敢問主先生應之曰汝卽主汝不知所以爲客

汝一日知之客未嘗非主也問者不解且跪而請曰
解此有方便乎先生曰舉扇類月搖樹訓風以龍譬
虬以馬譬坤而扇之與樹龍之與馬豈果風月虬坤
哉但取其能譬四者耳子知此方便在子而不在我
如子饑卽索食渴卽索飲饑之與渴是子之饑渴耶
非子之饑渴耶是子之饑渴子當求子饑渴之前者
是子乎非子乎若饑渴非子則索食索飲之情從何
而來哉子能痛察於饑渴是非之間一旦心開主人
覲面此卽子之師也卽子之方便也雖然先生有一
方便又方便外之方便耳子能深思而得之則天地
萬物皆我四肢毛孔矣故曰悟心之人無壅不通如
若未悟無通不壅物無壅通壅通在我我能悟心大
地非塵我未悟心虛空棘林子果有志於道當精熟
此篇

字說

覺林字說

萬曆壬辰春王正月甲子日自清涼山攜諸法侶謁
晉陽方山李長者遺像還道青石村休於寬師禪房
其法孫通香者字蘊空余謂二三子曰夫蘊者積聚
義也四大積聚名身四蘊積聚名心有身則大患至
矣有心則衆擾至矣惟有道者視有若無視色卽空
當積聚處洞見積聚非有也譬如水水焉方水之爲
水也則謂之積聚能視水卽水水豈有哉知此乃可
以寂寥於萬化之餘動用於一虛之中矣若然者蘊

不能自空必覺後始空也然覺支有七焉所謂擇法
覺支精進覺支念覺支喜覺支猗覺支定覺支捨覺
支簡邪正別真偽謂之擇聞道而力行謂之進進而
不雜專注不移謂之念念孰有得心廣體胖謂之喜
喜而不狂謂之猗猗者安也安而神凝乎象帝之先
謂之定定而不戀泛應曲當開物成務謂之捨是以
凡夫葑蒔於積聚不遑縣解榮之辱之名之利之死
之生之憎之愛之如醉夢不醒也二乘廢積聚而縛
於枯稿沉空滯寂以爲至樂笑傲松泉目視雲漢聞
苦而不哀見難而不救蕭然獨善其身不念同體也
兩者固聖凡不相若也然究其病源豈
避溺而投
火哉故大覺聖人以焦芽敗種火宅癡子呵之不亦
宜乎通香來前吾語汝凡夫固可厭二乘亦勿取宜
以大菩薩爲心始不墮斷常坑耳茲以覺林字汝蓋
取諸李長者華嚴決疑論萬行以七覺爲體七覺支
以根本智爲身之義香其勉之

思微字說

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一微塵裏轉大法輪靈山
會上世尊拈花飲光微笑初微之與二微二微之與
三微名雖同而實不同焉初則三假之始終次則依

正無礙唯末後微笑此笑中有刀也故因成不覺至於相續相續不覺至於相待嗚呼心本無生因境而有者此非因成乎由此觀之因成卽覺無生不遠因成不覺勢必流於相續相待也故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所謂圓成也者卽因成之初有覺存焉謂之圓成者圓則極成則住極則變住則壞亦自然之勢也所以達者知此能不遠復若流入相續相待則遠之甚矣可不慨哉思微來前思一微涉動境耶思一微塵中轉大法輪耶思飲光破顏微笑耶此三思微隨根悟入所

以果熟香殊也如能悟一微而得三微此上根也如三微次第悟入而得自受用三昧者此中根也如一微難入非下根而何又有沒量漢用三微而三微不能自用故能遇緣卽宗生殺自在如此流類則非宗教所能管轄又非天魔外道可能親近唯有緣者觸着磕着無不瞥地思微來前吾問汝微之始有微乎微之終有微乎微之始有微則微不生微微之終有微則微不終微始終推微旣皆無地豈有兩頭無微而中間獨有哉思微能薦此則一微涉動境時境旣無待微自何涉作此觀察是名正觀不作此觀邪觀

無算

剖塵字說

夫空藏一粟芥塞大千衆人之所疑也兔角施名龜毛立號至人之權也疑則悶悶則死死則無我無我孰爲緣主緣主不有卽物而虛虛能靈靈而通通則變由是而觀衆人不疑緣心不死緣心不死前境有敵敵則不虛能所抗立於太空空中蠻觸恣肆一怒萬尸靡所不至於是虛者弗靈靈而通者權變乖真故曰微塵不剖大經終隱微塵一剖經暴虛空謂之有耶虛空名負謂之無耶經稱寔虛所以淨名口杜如來喪言雖然一真失覺萬惑雲興苟非明而勇者以恒繼之則一塵之固崑崙莫喻其堅長夜莫喻其黑剖塵當念人爲萬物靈茫茫業海榮辱交爭年光易邁流芳難捉不幸失手旣沉弗浮剖塵勉之

曇生字說

夫曇則不生生則不曇而曇而生墮字義成所謂懸河墻壁枯木花榮鳥但聞聲人惟聆響是以隔江搖手頑石點頭宗教濤驚聖凡交濕有分者悟在迷先白拈者覺非過後曇生禪人頗知忌諱入鱉腹而再出犯龍鱗而得生有佛處無故成仇無佛處有心作

惡黃河雖險親曾洗耳少室未登亦解安心達觀道人愛其風致殊常行藏峭拔復以驚餘警之曇生當痛勉焉

照如字說

心若不生何物爲待凡有所待必因念萌譬如影必從形離形覓影紅鑪片雪徒實虛名故曰一生二成此由性而情也又曰若虧其一必喪其二此卽情而復性也雖然由性而情誰知所始卽情復性誰知所終若曰知忘則始終匪得則二乘不必回心向大矣若曰既有所始必有所終始則名生終則名滅生滅

未滅自心非圓惟圓乃如如則照生猶若止水生澄天光雲影無不洞然此乃果上之德用也豈初心者能之哉今以照如字若若當照果修因因非生滅因圓克果果非自然嗟乎因果之妙世所罕知直以報復言之殊不知黃面老人設此圈匱本破斷常迷執初不爲報復設也報復乃旁義耳或曰宗門以戒定慧閒家具老漢大沒巴鼻喃喃以因果爲繩索束縛後學豈古德標格耶余曰來前爲汝注破其人亦知手脚惡匍匐而遁去

金了生字說

高山出雲無盡以其本虛故也遠水同天無辨以其本清故也夫人之生也直直生虛虛生清清而虛者謂之本不傷濁而礙者謂之傷本矣是以了緣生卽無生者始覺之功也昧無生而奔緣生者不覺之咎也嗚呼始覺與不覺果嘗有性哉不覺有性則始覺奚生始覺有性則本覺奚冥紫栢老人放浪江湖有年數矣閱人固不少然而能達無生者亦不多見有新安金氏樂生者與老人遊從最久故其於緣生無性之旨間嘗有所悟入也惜乎不幸短命而死行其所知不克其功所以光大者不遑現乎世今其侄字

了生孝老人蓋望其子亡叔所未了之公案也了生當痛勉之始不負老人之望焉且功名之與富貴貧賤之與吉凶譬如太虛塗彩浮雲過眼能幾何哉夫緣生擾擾從生至老百年日暮一息不來復何醜好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分別好醜從何起以此而觀則一心不生萬緣頓泯離心之外覓絲毫許緣生了不可得喚何物作好醜耶了生果能了此始堪駕無生之舟泛緣生之海無擇朝夕來者恣其先登豈可以有心勘其有緣無緣者哉如高山出雲遠水混天果有心乎果無心乎清乎虛乎一乎

二乎有知乎無知乎有知則分別未亡惡能契同無知卽同木石復何貴之昔人有言曰萬物皆賤唯道至貴所以王公大人遇之則失其富貴輿臺皂隸遇之則忘其貧賤雖然外水無天離山無雲又離水無波離波無水貧賤富貴果一物乎果兩物乎紫栢老人唯解穿衣喫飯橫眠倒臥寧暇分別同異而同異之辨付之了生爲我了之

玄藏字說

自摩竺入震旦爲義學蒿矢達磨來文物爲玄學前茅義則可以名言求玄則不可以知識得旣不可以

知識得則諸方衲子號稱玄學者終無所得耶昔有僧問尊宿曰寒暑到來向甚麼處迴避宿曰向無寒暑處迴避僧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宿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則曰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寶殿藏明月忍俊韓盧空上塔津禪人孤通名津字玄藏或以問紫栢先生先生曰獅子蹴人韓盧逐塊子若薦此喚玄名藏亦可指藏名玄亦可如不薦此義乃玄則不藏藏則不玄又曹洞家以黑象正位以白象偏位正位卽知識不可得者偏位卽臨濟家人境俱不奪者故曰善財叅徧處黑豆未

生非由是而觀謂玄名黑謂黑名玄謂玄名遠謂遠名藏無不可也法華曰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又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先生故曰謂玄卽黑謂黑卽玄謂玄卽遠謂遠卽藏謂藏卽非思量者以此雖然道不虛行存乎其人義學玄學初非兩藏由智識而入乃名義學離情識而悟乃名玄學如亮座主見焉祖而了大事此非由義而玄乎如晦堂心玄學透徹復從泐潭精楞嚴大意此非由玄而義乎津禪人苟薦寒暑之機玄亦可義亦可如未悟此生齋戒持律講誦經書崇飾塔寺真積力久一旦觸事而真道豈遠乎玄藏勉之

○常如字說

夫天不常高地不常厚人不常靈如是則天不如天矣地不如地矣人不如人矣三才爲萬物之統而皆不如獨萬物如乎哉然而如者何爲也良以吉凶悔吝紛然而至本自如也此如在天可以爲高在地可以爲厚在人可以爲靈在萬物可以各遂其所生今有人於此如不如則常不常不如則垂真不常則累物真垂而物累謂之顛倒故二乘顛倒醉於空寂凡夫顛倒醉於愛慾皆非如也茲以常如字某人當於

吉凶悔吝之中死生得失之際心光弗昧終始常如
則此說名當其實矣常如勉之

金仲堅字說

夫五金精而最堅者莫堅乎黃金故金堅也性以不
改爲義不改亦堅也茲金生姓金名性字仲堅予徐
而觀之則知金生志在堅之又堅猶恐未堅復字仲
堅以堅之堅則堅固矣如以易道觀之則艮之又艮
艮之又艮者也艮之又艮則身不獲而庭無人矣况
又艮之艮哉夫身不獲則我忘庭無人則物忘我與
物兼忘則身雖有物雖在未嘗有身與物也身與物

既未嘗有則我之姓名與字獨有耶且心外無法何
法非心心本妙物而無累者也妙則泛應曲當無累
則超然而無待也此艮之止也昔人有言曰死水不
藏龍此病艮之又艮者也蓋艮止也止則足矣而止
之上又止之此何異死水乎卽此觀之艮之又艮不
但死水而已死水而臭者也予故易金生之名名耀
易其字字仲如耀則照與寂會如則寂與物通照與
寂會則智周萬物而不勞寂與物通則形充八極而
無患也雖然知之易而行之難行之易而證之難證
之易而忘之難忘之易而用之難凡求無上菩提者

苟不知五難之精粗橫謂一念不生全體自現何煩
瑣瑣而廣求哉殊不知博則能約不博而約者非約
也橫莽也故宗門大老悟心之後必皆遍遊諸方叅
求知識淘汰見地以圓差別豈無見而然耶蓋根本
智固已發明而差別智未圓則根本智之用終是不
全差別智圓則本智之用始全也故曰全機大用又
禪門自曹溪之後馬祖與石頭諸老以謂自拈花微
笑以至曹溪而拈花之機變而爲義理窠臼使神而
明者死矣於是翻然復義理而爲禪機也使狂慧與
夫世智辯聰揣摩之徒苟未到智訖情枯之地終不
能會神而明之者也嗚呼江西石頭此心何心哉是
不可思議之深心也而或者反謂禪家慣設隱語以
欺人何失言至此耶良以已眼生盲遂謂舉世不覩
日月也豈日月之咎乎盲者自咎耳仲如倘知此則
生盲障翳豈不可抉之哉仲如勉之

無所字說

震旦鼻祖少林壁觀九易寒暑有號神光者斷臂求
祖安心祖索光心光諦思少頃索而無物對曰覓心
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於是光斷臂謝祖昔人
爲法忘身今汝之求不下昔人夫覓心可得則有所

覓心不可得則無所明矣。大槩所之所生必由乎能
能之所起必由乎所。心苟不安能未忘故能未忘者
以有所故所之爲咎能爲媒故覓心無得則所無媒
所既無媒能豈有妣往返推究能所都遺知都遺者
復爲都遺之能都遺成所亦勢然也。莫若一心不生
根境陸沉有所無所不生之影影不自生則生乎形
未生爲形已生爲影影可見而不可捉謂有可乎形
則可捉矣。嘻無可捉則兔之有角龜之有毛截角爲
弓以毛爲弦以無我爲箭張而射之有無之鳥喪是
時也有所耶無所耶無所來前吾語若若身假四大
而成若心託前境而有四大是身何物非身哉前境
是心心豈有知無所若能痛而思之思極情忘情忘
則智枯智枯情忘則所者在無所不在紫柏先生矣
無所勉之

雜記

一日于比部言一屠牛者牛將屠忽跪而求生淚墮不止屠不勝怒遂刺其兩目牛死未移時屠剔牛肯綮刀忽躍刺其目斃焉嗚呼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故以大道觀之天地我伯仲也以天地觀之萬物我伯仲也我戕伯仲則伯仲戕我何尤哉

蘇長公跋張無盡清淨經曰作止任滅佛言四病無盡言作止任滅是四法門長公則曰無盡若見法門應無是語紫栢老人試拈問麟郎麟曰兩頭不着老人曰尚未信汝再道看麟則崖柴笑而已老人謂麟

汝見車輪否能引重致遠千里往復輪若掩地則一轉不能也汝知此謂四病四法門果是兩頭語然汝還欠一籌者殊不知卽兩頭耳

夫龍之爲物也隱顯莫測變化無常以故世多奇之殊不知有豢龍氏者駕之若牛馬驅之若犬羊夫復何奇豈非有欲則易制無欲卒難馴耶豎而趨者靈出萬物謂之人設有欲亦弗靈矣昔有鸚鵡效僧念佛久之一旦無疾而化旣檢其餘燼得舍利若干粒燦然奪目聞而未知奇者將非黑業酒醉父母撼而未醒乎當湖有僧誦法華經有年數矣一蝦蟇聞經

聲忽作拳踞狀者移時衆見恠而厭之少頃若禪坐撼之已息斷矣達觀道人聞而奇之以爲法華會上八歲龍女能獻珠得佛獨擅其美而斯蟲復能數千載之下追其芳躅是不奇又孰爲奇夫茫茫宇宙人豈少哉人弗能而蟲能之則有愧於牛馬多矣雖然誦經不誠音難悟物覩蝦蟇而後信誦者之誠也我聞唐修雅法師曰佛之意今祖之髓吾之心今經之旨合目冥心仔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裡若然者則是蟲豈非醉醍醐而熟睡者耶

達觀道人乙酉歲之伏牛山道出滁陽遘了太僕時

方炎暑與二三法侶納涼於滁之龍泉寺一時田侍御并鄒鍾二司馬俱問法於道人道人應機率性適忤鍾司馬司馬大怒威作百態道人未能以慈心三昧攝伏之終有愧焉使鍾君邂逅於今日必以道人爲春風主人矣惜其卽世早無及此緣也龍泉元封相去八十餘里故結夏焉寺主東州與杜生善道人於是始識杜生將七易寒暑矣田侍御兩司馬較諸二善友雖顯晦未始同條然皆識道人於乞食之初可無念哉乃今惟杜生不遠千里謁道人於曲阿干生之別墅余甚感之乃囑杜生日汝識吾面莫若識

吾心汝識吾心莫若識吾無心之心識吾無心之心又莫若識汝之本有心識得本有心雖復輿臺走卒軒冕莫若也如未識之急須識取

予登峨眉往返幾年以貪觀山水鬚髮不暇剃除遂成頭陀焉旣至曲阿干觀察北園時比部爲地主常熟繆生吳江周生並在予以暑熱乃剃髮而留鬚髮幾四寸許以一囊紅花裹而藏之攜至清涼授開侍者寓清涼半載除夕鬚亦剃除亦授開侍者惟左右髮命衆鬪之時一蘆運禪人得其右一微淵禪人得其左葉航江禪人鬪畢特請於余曰願得分少鬚

髮供養予覩其眉宇真色藹然乃分向授開侍者所藏髮一束與之雖然老漢以十方世界爲一縷髮且道全身向什麼處安着以十方世界爲全身且道一縷髮向什麼處掛着道得亦三十棒道不得亦三十棒如何卽得不受棒去咄雲山萬疊水潺湲宰堵稜層頂如削

嘉靖初蒲之萬固寺背七里許峰巒攢秀處有古刹曰讚歎其中老衲義秀者溫里人精進敦實日課阿彌陀佛十萬餘聲朝夕無間五十餘年至於經行之所磚砌成漕或穿及底人試補之久復成漕今猶在

也初有貧寒子不能自活來依秀秀納之久之見其動靜弗佳因呵曰汝真賊也無何果約其黨乘夜擊秀初擊秀稱佛聲猶洪再擊稱佛聲弗斷然亦微矣因死噫當垂絕之際佛聲不斷至於股折能踟趺而逝非五十年志氣堅強勁正烏能至此又有白居易者亦往來蒲城傭役得值不擇僧俗悉施與之一日灌園汲水忽遺身心鼻息平絕有老嫗不知其定多方強救之醒七日旋定如初後遊陝定於蓋屋冷廟中將九十日村人謂其死也而埋之嗚呼秀老精進而取殺居士禪定而活埋皆多生宿殃也

五祖演和尚一日云我這裡禪似個什麼如人會作賊止一子其子一日忽問云我爺死後我却如何養家須學個事業始得其爺一夜引至巨室穿窬入宅開櫃教兒子入其中取衣帛兒纔入櫃卽鎖却父乃尋先竇而去其兒子在櫃中計無所出故作鼠啣聲其家點燈開視櫃纔開賊兒聳身跳出人不及措手得脫隨趕至中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巨石投井中追人却於井中覓賊兒直走歸家問爺爺云你且道怎生得出兒具說所以爺云恁麼却儘做得萬曆丁亥冬余結制蘆芽禪餘無事偶與主人妙師聞及此篇妙師捧腹笑而淚下余問何故若是妙師曰我笑中有痛余又問痛甚事妙師曰痛他父子情忘始做得賊余感妙師知言故錄之

迦旃延有慧辯善說法要於大眾中以解行稱第一常宴坐樹下有外道來問曰以我觀世人但有此世更無他世可得然乎迦旃延曰今此日月爲天爲人爲此世爲他世耶若無他世則無日月矣外道俛首如是轉折幾十而外道情枯智訖遂歸依之或者問佛迦旃延富樓那皆有慧辯何故佛曰渠二人多生修無我觀故曰修無我觀何以得慧辯佛曰汝不見

鐘鼓乎本無心念而隨叩隨應以其內本空故也問者始解

嘉靖間夔州萬縣象鼻岩下有一庵禪師書華嚴經一日日暮殘陽已沒尚徐徐書之不已侍者報曰日光久沒何書經不止禪師聞則伸手不見指矣嗚呼本有常光無擇凡聖瞥爾情生暗相現前余追思一庵之精誠於書經之際此光忽露因綴之以偈曰筆頭無火夜生光了了徐書經幾行幽鳥一聲啼綠樹東風吹散百花香此偈余忘之矣適萬縣福城庵行行上人詣吳請華嚴經聞余書法華於金壇于見素

之墨光亭特過信宿燈下偶及此予憬然因再綴之以偈曰萬縣吳門共一天書經誰後復誰先夜深偶舉陳公案這段常光又現前

松陵丁慈音言及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師授之曰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丁生惘然師曰汝問我我爲汝說丁生唯然師忽擊几一下問丁生聞否答曰聞師曰此非而生其心又問丁生汝聞時是有心聞無心聞答曰無心聞師曰此非應無所住既而師復說一偈曰木魚打得頻怕痛忽生瞋汝若知痛處禹門度金鱗

丁生名法鱗

解易

先天有常則後天何始後天有常則先天何復唯先天無常而後天始開唯後天無常而先天可復也如伏羲未畫之先豈無易哉然非伏羲畫之則天下不知也予讀蘇長公易解乃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雖性情有殊而無常則一也何者乾若有常則終為乾矣離自何始坤若有常則終為坤矣坎自何生故乾坤皆無常而離坎生焉至於一卦生八卦一爻生六十四爻不本於無常則其生也窮矣此就遠取諸物而言也如近取諸身則一身有四體手與足也

總手與足而數之不過二十指就一指觀之可屈可伸若指有常則屈伸之路塞矣若屈伸有常則指終不得復爲指矣吾以是知先天之易初無有常則後天之路不窮也後天之易無常而先天之途本自通也苟性若有常情何從生情若有常性何從明唯性無常則道可爲器也唯情無常則器可復爲道也聖人知其然所以卽情而復性而不廢耳目之用卽性而攝情而本無物我之累也所以開物成務多方變化使天下沾其化而情消性復者如春陽之在萬物物無不化也如嚴冬之藏萬物物無不復也然易有

理事焉性情焉卦爻焉三者體同而名異何哉所在因時之稱謂異也苟神而明之理可以爲事事可以爲理則性與情卦與爻獨不可以相易乎哉如易之數爻情是也如易之理卦性是也數明則吉凶消長之機在我而不在造物也理通則卷萬而藏一雖鬼神之靈陰陽之妙亦莫吾陶鑄也

卦名大有蓋一陰而居尊位備有信順尚賢之三德而羣陽心服自歸之故名大有也唯初九處遠而不能通五故若有害也九二位與五應陽以柔通三以陽居陽位勢可以通天子復有上九冥而援之則其

通上豈不易哉四則近五而三又非強梁者則專而
附五矣而五自知柔不能獨立得上九而附之五既
附上又能容四與三二乃本配專輔五而不憚勞可
信也以此觀之初九雖則處遠其陰被五之德厚矣
未有被其厚德而不懷報者也予以是知一陰五陽
而陽服其信順尚賢之德併甘心爲其用也不亦宜
乎

我觀易之噬嗑乃知人之情若水火也蓋水不至下
則不止也火不至空亦不止也以下與空水火之極
也如噬嗑之初九惡六二之乘已也怒而噬之由膚
而至鼻而六二以至柔之德自持以中正之道自安
恬不爲介意然終非初九之福也故天道損有餘而
矜不足也又六三之惡九四乘已也亦怒而噬之是
不知九四六五皆至堅而難噬者也六三由是而力
窮矣然九四六五不推六三之力窮亦併力噬之則
六三也欲敵之則力不勝欲安之則心不甘唯懷毒
而已然則六三之力窮乃九四六五之福也九四六
五皆堅而難噬則又六三之福也而六三得福不知
唯懷毒焉可謂愚而陋矣若九四六五果知六三之
有毒噬而能止則九四六五得福亦多矣唯上九也

處噬之終不知戒而以噬爲事則處終者凡噬之禍
並歸之矣其荷校滅耳不亦宜乎嗚呼唯君子玩象
而得意得意而知戒持理而折情情折而理充理充
而日造乎無我之域故有犯而能容容則大大則無
外無外則天地萬物皆可以範圍之豈可當噬嗑時
我無術以禦之哉

夫井不自井田人而井故井雖不可改而可夷也然
井不自夷亦由人而夷卽此觀之井夷不夷井潔不
潔皆由人而已井何預哉故井無得喪而人有往來
汔至則瓶入井而未得水未繙則瓶得水而未出井

如繙而出井則有功而無凶未出井而羸其瓶則有
凶而無吉也然皆存乎人不出乎井井惟應之而已
又卦不自卦合六爻而後有卦爻亦不自爻分一卦
而後有爻然合六爻而爲卦則心在而情不存矣分
一卦而爲六爻則情在而心不存矣夫情果有情哉
心果有心哉但應物而有累則謂之情應物而無累
則謂之心故情與心名焉而已若其實也亦存乎其
人耳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無常者情也六虛者
爻也爻乃虛位忽吉忽凶皆情之所致故曰吉凶以
情遷設一心不生六虛不遊則應物而累與無累者

全矣全則謂之卦卦則無我而靈者寓焉爻則有我而昧者寓焉心則又寓乎卦爻之間故可以統情性統通也蓋善用其心則情通而非有性通而非無故老龐曰但願至諸所有甚勿實諸所無良有以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十四字本一義耳蓋人之有我以有身也身之有人以相待也身既不獲誰復我名我既無我又誰見吾故曰此十四字是一義也

咸之四爻吾知之矣如有心而應之終不甚光大也無心而聽天則未光者亦光大也噫吾纔生心則性變而爲情矣性無我而靈故能通天下之情情通則無事不吉不通則有我而滯故以之圖事吉亦變凶也

一日文侍者問余咸艮之旨余將拄杖獨其足失聲叫疼余徵之曰汝知咸艮之旨乎對曰弗知余復示之曰汝知之乎汝若不虛獨卽不應汝若不止獨亦不知唯止資虛所以應之不窮唯虛資止所以智之不倦所謂咸艮者在於日用非在語言文字也

智鑑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廬山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顏山勢子聞二老之言久矣然終不大明了及讀

易至漸卦始於二老之言了無所疑蓋卦寓性交寓情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者卽卦之意也如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者卽爻之意也大都一心不生則吉凶無地一微涉動則吉凶生矣故漸之六爻一微未涉之初有其位而無其人一微涉動之後則有是位而有是人矣唐李長者以漸卦六爻寓十信升進之意蓋十信自初至十皆以生滅心聞法悟解以解治染尚屬生滅未入無生滅位至入初住則分得無生滅矣

予讀易繫辭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現矣處覺象與形皆在在之蘊廬而非在在象象形形者也如得在在象象形形者則象象形形一指之屈伸耳噫金之未銷也塊然而已及其既銷也則融然而已然外塊然而求融然外融然而求塊然吾知神聖亦無如之何也

予觀易至泰卦不覺掩卷長歎久之夫大壯之與夬卦當是時也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矣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其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不若獨安乎泰使君子常居中而制其命而小

人在外不爲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噫聖人之見遠矣後世君子不體聖人之意一得其位必欲盡逐小人飽快所懷殊不知君子小人邪正不同固雖天淵然而共以天地爲父母天地之於子也賢不肖豈不自知哉知而容之以爲旣生之矣以其不肖而逐之則父母之心亦有所不忍也但當使賢者制其命不肖者聽其令則君子不失包荒之度而小人亦得以遂其所生若必欲盡逐小人而都用君子雖聖人復生不能行也知不能行而強行之謂之悖天之民苟使其人得其位行其志而國家元氣不至大壞蒼生不受其荼毒未之有也

銘

樊城仁王寺建大雄殿碑銘

蓋聞西方般若一名而含多義中國無一名多義之名以翻譯之故存梵而畧華也般若若有文字有觀照有寔相三者同名實異苟得其實名豈能淆又般若有八部惟仁王般若乃波斯匿王首問釋迦如來護國祐民之法波斯匿又名月光月光所問之經總八千餘言言言本於五忍而五忍之立蓋凡有國有家者不以爲前茅則七大不祥相繼而起不祥起復不以五忍禦之則社稷亡矣又梵云般若此翻智慧良

以一切不祥皆生於愚癡故君愚癡則失臣臣愚癡則不忠父愚癡則不慈子愚癡則不孝桀紂幽厲愚癡之尤也堯舜夷惠智慧之首也襄陽府樊城仁王寺建自宋景定間迄 國朝中廢而楚唐襄三王僉謂寺以仁王名必有謂旣而訪之高人勝士乃知名本於經於是併力重建適逢 世廟龍飛漢水易名仁皇焉萬曆辛卯屬有不淨火龍怒而浴之殿廡灰燼而楚唐襄三府主以爲茲寺也我先王所建於是復并建之嗚呼波斯匿王爲五天之長不以出世法爲問而問世法護國祐民之具苟非夙植善本有大智慧豈能卽世間法而明出世法哉經以仁王名蓋旌其德也而楚唐襄三王亦並夙植善本繼月光之業而世爲金湯豈偶然乎殿成禪客軋公從余問訊曰寺不幸而火浴之又幸楚唐襄三令主不忽祖宗之志復同鼎建敢乞先生一言光三主之德予曰某人微言輕易敢當此且楚才地顧攜布鼓於雷門公愀然久之復率住持等衆再問訊曰叙事記土木不無其人若夫考名審寔暢般若之玄旨非師筆恐不大快余曰諾夫心外無法文字性離文字性離則觀照徵密觀照徵密則所謂無思而契同者得非寔相

而何大哉般若一名多義孔得之而治六經述春秋
老得之而二篇作■子得之而立論王通得之而作
經李翱得之著復性之書新建得之揭良知之訓雖
然有真般若者有似般若者了色卽空了空卽
色故不死於枯稿不蕩於情波了知而修故修無所
修以修無所修所以當境緣順逆之衝習染消而我
無所修也似般若則解而不精忽修以逞見一旦危
疑交至解失而氣喪境奪識情事敗醜布遺笑千古
此逞相似般若之咎也凡一切黑白倘有志於般若
者苟不能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惟負我迦文聖人寔

負波斯匿王與夫楚唐襄三王世世金湯建寺之德
銘曰寺名仁王緣起月光五忍之立立銷不祥自西
而東法傳華中襄陽樊城是有禪宮宋景定間實始
創焉綿歷旣久三王扶顛子孫繼護金湯彌堅龍飛
漢水仁皇易題堯天佛日萬古光輝般若一名多義
所存檢名審實妙不可言密在汝邊在我卽粗離我
我所翠竹真如火龍浴之殿堂灰飛三王併建波斯
之遺子願吾曹顧披方袍戒根清淨地產靈苗鬼神
呵護梵刹堅牢晨昏祝聖地久天長舜田秀實覺樹
花香世出世法光洞八荒凡有心者根塵頓忘靈燄

熾然共徹真常

足軒銘 有引

夫大道不癡無夢夢非獨有以癡爲媒遡流窮源
本末洞悉順而不返狼頓有無是以善觀者富有
天下而無受貧等餓夫而有餘故小人絕窺上之
心君子無多求之玷置三才於末世發大曉於重
昏出者若魚投春海處者如獸老雲山禮樂用而
不知日用運而忘照公忘私私忘公公私相忘如
心忘身不見有餘不足誰待不足生足足忘不足
始能惟足惟軒足乃充十虛而常愜軒乃示萬有

而常無地待空浮水隨天到四時予奪一念雌雄
花茂園林草芳崗阜進退魚鳥坐臥得之者則頭
頭自在失之者則處處乖張玄黃勞其目力好惡
搖其心光當足而不能足足爲欲師當軒而不能
軒軒爲我主名實難欺根塵易昧故去來無常賓
主互用粗妙在人軒惟嚆矢銘曰

一念不生諸塵無待光景無邊豈須錢買七情熾然
蔽虧本天烟雲起滅以馬作船載諸顛倒狂醉寧了
聲塵萬端枕上失曉聲色無櫃櫃惟耳目耳目無主
主者不足惟無我者衆妙簇簇兼善一切獨立無欲

足軒銘 有序

愚讀過秦論知賈生進退英雄雌黃強弱意獨在秦餘者不過倚數而已由是而觀秦已過矣然不知足至於鞭山填海希冀長年社稷且不爲子孫有况他哉博浪離椎毫不醒悟既而陳勝吳廣之徒掉挺崛起秦爲之板蕩今麟郎於此土堦茅茨粗衣糲食出不爲喜處不爲憂借風月以陶情假詩書而理性於四部洲中六天之下較秦所逞乃太倉稊米耳於六天中有天曰堯率此言知足嗟乎知足則茅茨土堦雖瑤宮金屋不能過之不知

足雖處九天之上若在溝壑雖然有身而無心榮辱誰知有心而無身苦樂誰受身兮心兮一報之蘧廬橫謂我有自是靡患不至矣若然者身心猶非我有始爲知足况身心之外者乎古顏氏之子墮體黜聰合於大同大同則天地非大塵毛非小卽此而言知足待不知足而名如無不知足則知足亦毛焉而已雲門大師有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三句一句得失在人此又足軒之證據也銘曰

三句一句達人自知足軒之舌風行水瀾

麟室銘 有序

龍爲鱗蟲之長虎霸千峰之中獅子爲百獸王哮
吼震衆至於腦裂鳳凰飛鳴羽蟲雲從麒麟之性
不受羈繫仁而無欲東西自如無欲近剛仁則近
慈惟剛唯慈乾坤乃備用九用六出入自在故麒
麟出聖人生焉麒麟死聖人悲焉嗚呼剛以慈濟
威而不猛慈以剛克寬而不濫兩者不虧聖德乃
全聖人初人明勇自強千屈不折終至邁常在鱗
爲龍在羽爲鳳在毛錯變異其行藏今以麟名子
室子念人初碌碌童稚屯蒙未詳一旦啟正靈竅

發光以明明德卽心作佛言有異同義無中邊善
思則無書不經不思則無經不書書記姓名經常
無變變者受滅不變不生不生之心斷常莫侵百
工技藝觸處行深老龐有言日用無別惟我偶諧
諧則佛魔受役况其餘乎銘曰

龍之與虎水陸疆土獅子麒麟各遵其路鳳凰飛鳴
羽蟲生光麒麟產野瑞符聖王在物既然人當自強
君子小人初無常種情理相攻勝敗漆桶楞伽之洲
梵川之島鷗閣凌虛窓吞月曉此室麟名小子無驚
佛魔在握以理治情

佛智泉銘

佛智深渺能消熱惱飲從眼入動念枯稿蒼石之下
雲林之杪湛然本狀神會可了覩影知渠我惟顛倒
兩存無功靡往非道

鵬沙彌塔銘

有序

鵬子少爲書生含毫弄舉子業及學爲古文詩賦
精陰陽讖緯之術皆臻其奧又以宿習現行復知
歸敬大法旣而游學燕京觸事感懷遂決薙染瘦
骨稜層抱喘疾破積雪不怯嚴寒深雲而登清涼
於萬曆辛卯十一月望日訪道人於妙德庵中遂

克初志明年四月十日奄然而逝嗟哉俗壽三十
二歲僧臘一百四十五日道人哀鵬志有餘而壽
不永特銘之銘曰

抱志未克死生變更耿然一念有願必成古之今之
何殊晝夜晝夜之辟一指高下尻之與脊本無中邊
求其兩端以黃爲玄鵬子了此匪滯假真以誓爲轂
轉大法輪骨埋嘉福雞園爭秀舊佛新祖誰左誰右
鵬其有靈當處速鑑三際同時普振清梵

宛平縣資福寺開山守心端禪師塔銘

有序

師名鎮端字守心族姓陳世本山西潞安府長治

縣師生多禎祥鄰里驚異弱不好弄風骨卓羣年
十二依黎城縣洪福菴瑤禪師之高足惠忍爲受
業師居無何棄去登伏牛禮補陀旣而入代之五
臺山謁二虎禪師一見噐焉爲嗣法弟子及還故
山潘王聞而敬之延住資福禪院給供甚勤師一
日曰大丈夫不出家卽當以仁義輔弼明主澤流
遐邇出家則當精深宗教徹法底源闡揚佛祖之
道俾博地凡夫彈指登聖以報佛恩始不慚爲男
子顧吾於二者之間一無所有潘王雖勤厚濡滯
一方莫能廣飯方來終非鄙志於是復棄去來燕

山宛平縣盧溝橋東茆茨採椽聊爲諸方息肩之
地亦額資福者示不忘潘王也資福西南隙師穿
大井一口置石槽六方發願曰無論黑白愚智人
畜凡有知者沾我滴水食我粒米同生阿彌陀佛
國中無量壽覺親爲授記登不退轉雖然以師受
性嚴冷不喜阿世卽豪貴臨門不少屈故自某年
至某年施者簡寂常住荒寒師力抱枯淡歡接方
來了無倦色或不堪其憂師曰自要弄這迦陀勤
苦澹泊不爲世采我分耳復何尤 王恭妃亦聞
其風而敬之遣中貴易茅茨採椽爲金碧師方暢

志樹功德幢爲 聖天子祝延聖壽徼福蒼生迨
於萬曆二十年冬十二月預謂門弟子曰我明日
行矣積年勞勤施主使我成就行門我去後若輩
當併心常住無乏方來粥飯我死猶生也至期果
端坐而逝諸檀信僉謂師預知時至倍加皈依焉
師生於嘉靖二年某月日卒於萬曆二十年十二
月日僧臘五十七世壽七十三門弟子依天竺法
闍毘其願身歸骨於南岡之塔達觀道人謚師號
曰普慈塔曰願光嗚呼禍福莫烈於死生而端師
不爲之撓超然脫去大患不能留難雖古之所謂

豪傑之士挾仁義佐人主建大勲名垂芳百世至
於臨死生之際軟暝不堪貽天下笑由是而觀則
端師豈不爲大過人者哉銘曰

凡有知者皆爲欲馭生因欲乘死因欲去唯師異此
去來乘願勞動死生不爲欲販自生至老老而愈壯
周濟一切始終匪兩樹塔南岡普爲諸方生資以食
死以骨藏燕山可磨願力靡竟無斷僧飢臨死之命
兒孫念之勉強力支如盧溝水長流無羸吾 君長
胤母曰 恭妃聞師德風篤信皈依師其有靈保此
英檀福壽無疆萬世莫安爲佛金湯廣建道場龍象

蹴踏日月彌光野人之心淺而弗深赤抱盡剖鬼神
鑑臨銘刻貞石天地同脉形有代謝心無今昔

大悲菩薩多臂多目解并銘

世疑大悲菩薩臂目廣多互相驚怖蓋不以理察
橫以情觀苟以理察之則人人自信不暇豈獨疑
於大悲乎如我一身之眇毛孔八萬四千布植森
如六尺匪狹正當毛孔森顯則一身弗留一身現
前則毛孔皆隱隱顯互換而一多歷然適此之時
豈不有非一多之數所能牢籠繫綴者存乎若環
輪之無竟應萬物而無窮大悲獨有而我獨無此

情也非理也故以理應目則象帝之先我得而徹
視也以理應耳則八荒之外蚊蚋之音我得而徹
聽也我常靜坐忽然身心都遺耳目無邊遠近情
化古今夢破始惟大悲臂目甚寡而世猶疑爲多
不亦癡乎雖然南人不信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
有萬斛之舟蓋其信情而不信理故也殊不知禍
福死生物我廣狹古今代謝清濁浮沈皆情有而
理無者也倘能以理折情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皆我臂與目也若然者提挈四生智周萬有初非
勇與明所能預者也銘曰

本一精明暫應六根應而不返望流迷源大悲菩薩
教我觀音不以耳聽目視禪深禪深莫測一六陳跡
錦繡芻狗既陳勿惜一爲無量無量爲一事理無成
慈及萬物循業發現我本平常三十二應塵刹放光
若出有心菩薩病狂鼻祖東來眉山奇才大悲閣記
捏聚放開卷舒自在理徹無礙桄榔林中長公放賴
熊羆虎豹視以儕輩出怒入娛了不驚恠吾生公後
知公三昧得自禪老語言黼黻曄若春花春容銜態
不善觀者離花覓春春不可得泣岐沾巾文字語言
道之光華何必排擯始謂不差

韶石銘

視端神凝牧豎在郊尼父見之悟其聞韶愀然鞭後
至則樂凋不以耳聞音鳴寂寥初無古今寧有近遙
是石舜心連雲岩峩

丁南羽結綠硯銘

混沌之精昌谿之骨南羽得之象罔不識玄池天啟
彩筆龍游彈指之間諸佛雲湧莊嚴淨土熏炙羣生
若見若聞當處解脫誰促大地成此片瓊囊括十虛
現諸希有須彌爲舌難盡贊揚口卽太虛渾吞不出
丁氏諸子互相寶之譬若眼珠明不可失

于中甫宋端硯銘

由天而人由人而天太古之色中有玄泉雲出無盡
魚龍可眠若人得之造化同堅

臥牛硯銘

溪山無盡春草有餘饑渴弗擾慙臥超如毛穎爲鞭
一聲鯨然頸尾屈伸蹄角柔堅噫鶴背輕危龍背滑
歸來牛背穩如船

孚泉硯

辭修誠立信貫金石卓錫泉飛臥水鯉出用無聖凡
名有黑白甘冽異常孚翁血脈

瓢銘

納十方之虛不爲大勺四溟之水不能溢實濟渴之
勝具乃補饑之妙器其餘滴餘粒可以飽龍蛇足虎
豹是謂鉢之良輔

獨高菴銘

爽塏之陽卜居斯祥風度疎林香濤琅琅飯訖無事
讀天竺之章間或得意身世都忘本真揭露雲淨月
光散步庭除薜衣清涼城市焦煩一刻十霜王侯兮
若夢爭如落魄而徜徉

竹瓢銘

若之爲物兮堅而有節虛而能容雅分溪邊之月閒
挂石上之松偕而老兮萬壑千峰

雲笠銘

頭上笠人不識譬如片雲覆松梢夜鶴歸來巢莫覓

○無巴生傳自寓

無巴生自言坐於青草灘灘卽姑蘇之松陵今之吳
江也予從無巴生遊甚久每於無巴行藏所忽之間
音聲笑貌之際與夫習氣動靜徐而察之似非青草
灘人蓋無巴受性超放不耐世故於習俗繩墨了不
相拘予嘗規之無巴笑曰子奚不檢名而審實耶名
檢則實審實審則名不虛名不虛實卽主也主卽賓
也物與我皆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倘不達此
則何往而非有待乎夫有待則有累有累則孔隙不
待鑿而不可勝數矣吾嘗歷觀有待之大槩不出乎

地水火風空見識七大而已如以自心觀七大則七大有名而無實矣方此之時且問子大火聚中爲吾拈得一莖眉毛出乎子曰不能無巴舍然大笑曰子雖從吾遊甚久然不我知若是謂之相知可乎子不聞龍樹有頌乎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卽此觀之有生則有我有我始有物脫求以名實之相外名則無實外實則無名吾故曰賓卽主也主卽賓也賓卽主則主未嘗主主卽賓則賓未嘗賓主未嘗主賓未嘗賓則我與物物與我不待觀空而始蕩然也故曰會萬物歸於己者其惟聖

人乎如我有已則物豈可會乎如物有物則物亦不受會也所以有待顯而無待隱矣無待旣隱則地以堅爲孔隙水以濕爲孔隙火以暖爲孔隙風以動爲孔隙空以無形爲孔隙見以照爲孔隙識以分別爲孔隙皆不得無巴鼻者也如以自心觀此七者則地未嘗堅水未嘗濕火未嘗暖風未嘗動空未嘗無形見未嘗照識未嘗分別若然者謂七爲一可也謂一爲七可也七若可一則七未嘗七有待隱而無待顯矣一若可七則一未嘗一無待隱而有待顯矣吾以是知有待與無待初皆無性也如曹溪佛性無常諸

法有常之說亦此謂乎故吾以自心觀九竅與六根
我實未嘗有也然九竅六根不妨用而不廢我實未
嘗無也有無路窮凡聖情斷子謂我有巴鼻可乎如
木生也直人生也靜直則無私無私則無我靜則無
擾無擾則本虛虛則靈靈則妙既妙矣有巴鼻可也
無巴鼻可也雖然莊周謂七竅鑿而混沌死吾則曰
孔隙鑿而巴鼻形所以鈎索得而秘之矣今吾一受
形之後六根九竅巴鼻太多於是乎聲色鈎索於外
好惡鈎索於內吾本無巴鼻者始不得自由矣故以
無巴字我者陰借其名而鞭我後也子亦何疑而私
察我耶子聞無巴之義乃稽首謝不知之罪無巴曰
罪本無性何謝之有哉子不知答而退

聖林老人集

三

聖林老人集
卷之三



